

征稿: <海韻> 文藝副刊歡迎惠稿, 舉凡短篇小說, 散文, 現代詩歌, 古典詩詞, 曲藝雜談, 文學及詩歌評論與賞贊, 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 文長勿超過千五字, 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 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 聯絡電話。

龍茶花海春意濃

熊學江

也許是倒春寒讓我忘了季節在變換, 躲避在人海邊緣, 以膚淺去定義繁華, 只知道春天的輕盈。當我和文友走進川南的龍茶花海, 才明白春天的厚重。

陸游早就用詩句詮釋了茶花的獨特之處: 「東園三月雨兼風, 桃李飄零掃地空。唯有山茶偏耐久, 綠叢又放數枝紅。」一夜風吹, 來自天外或者更遠處, 喚醒了龍茶花海的花木, 一朵朵茶花妖嬈在枝頭, 站成了一個個大自然的雕塑。

那綻放著笑臉的茶花, 幾十片心形的花瓣層層疊疊, 開得芬芳馥郁, 開得酣暢淋漓。她們有的綴在枝頭蕩鞦韆, 猶如一位正在表演舞蹈的少女; 有的掛在枝腰, 敞開歌喉, 正用甜美的嗓音歌唱春天的到來; 有的嵌在樹杈間, 彷彿在積蓄力量, 迎接風雨的挑戰; 還有的借綠葉遮住了半邊臉, 想掩飾無盡的嬌羞……

茶花的花莖豎起來, 直直的; 花朵像頭一樣抬起來, 高高的; 每一朵花都那麼神采奕奕, 意氣風發。「十八學士」、「粉面郎君」、「貴妃醉酒」, 這些多情的名字, 透露了茶花的妖嬈嬌紅。特別是那棵百歲茶花面前的少婦, 轉過了她誘人的面孔, 她一定在羨慕茶花正在流淌的風流, 如果自己到了那個年紀, 是否還能風采依舊。

每朵山茶花裡, 小花瓣中都藏著淺黃色的花蕊, 顯得清雅脫俗。而山茶花的顏色, 鮮艷而不失厚重。比如山茶花的紅, 那是怎樣的紅呢? 像飄舞的紅旗, 明艷耀眼, 像初升的太陽, 光芒四射。紫色的呢? 猶如剛剛離開籐蔓的帶著露珠的葡萄,

晶瑩剔透。

人潮和車流, 伴著盛開的茶花, 織就了一幅幅工筆畫圖, 名字我實在取不出來, 也許只有李商隱的「無題」才能形容。那些我喊不出名字的茶花, 內心也許早就風情萬種, 只是她們如我一樣, 不敢輕易表達真實的感受。

任由春光簇擁著片片花瓣, 在詩意的浸泡中, 徜徉在花山, 迷醉在林海。文人墨客劈開世俗, 劈開尖酸, 劈開刻薄, 為自己為別人用語言跳舞。

羞愧於我見識的淺薄, 只以傾聽的姿勢, 臣服於大自然的恩寵。春天在行走, 我也在行走。唇齒邊的話語, 流瀉成泥土的氣息, 混雜在花的芳香裡, 任憑有心人慢慢挑剔, 就像在尋找雞骨裡的骨頭。

用思想作舟, 細數高空流雲, 茶花盛開的聲音, 穿透耳膜, 彷彿傳來了滿江紅般鏗鏘的旋律。是茶樹, 或者是茶花, 都已經無暇分辨, 更不用說那雙雙巧手, 在伴著高山流水演奏。

感慨那片花海在眼前和心中的印象。記住了幾個瘋狂的詩人, 幾個內斂的文友。遊人都化作了茶仙, 走進歷史, 搜尋茶花的傳說, 與茶聖陸羽有關, 與唐朝貴妃有關, 與五尺道有關, 與飄渺的文字有關, 就是與生命的價值無關。

與春天約會, 你沒有嘲笑我的理由; 與茶花女握手, 你沒有鄙視我的藉口。春不常在, 花不常開; 以文會友, 天長地久。

回望花樹迷濛處, 那其中有一朵是你, 有一朵是我。不信你看, 林中那兩枝花, 你說是茶花在搖曳, 我說那是春意閃爍。

朱槿的甜蜜時光

黃穎

「朱槿」開花了, 我迫不及待地出門尋找, 尋找童年裡的甜蜜時光。

童年的老房子外有一處小山包, 雜七雜八地生長著一些叫得出名字叫不出名字的植物, 大人並不願讓我們去那玩耍, 總說有蛇。那時的我讀了一點書, 我總懷疑那是長媽媽講過的美女蛇的故事, 然後大人如法炮製的用來嚇唬小孩。

鄰居幾個膽大的小孩拿著掃把, 木棍準備去尋找這只人面獸身的怪物, 終於還是沒找著。但其他一些小動物倒是在這個小山

包橫行霸道, 滿地爬的螞蟻, 又粗又長的蚯蚓, 瞎眼的金龜子, 懶懶散散並不怕人的小蝸牛……, 男孩子逗螞蟻, 耍蝸牛, 把蚯蚓切成兩段, 又看著他們扭著身子往土裡鑽, 這個小山包承包了男孩子所有課後的美好時光。

而小山包並不僅僅是男孩子的樂園, 春天一到, 女孩子也喜歡往這跑, 因為花兒已盛開了。指甲花開花了, 愛美的小女孩買不起昂貴的指甲油, 所以不用花錢的指甲花則成了新寵, 把花瓣搗碎敷在指甲上, 就美美地等待指甲變紅的那一刻。

滿山坡的酢漿草, 陽光一曬更是開得歡實, 採摘一大把回家, 放置於玻璃瓶裡, 驚艷了滿屋春色。也會把她的鱗莖拔出, 白得透明, 有似小小的蘿蔔, 洗乾淨可食用, 但有點酸。

還有各種不知名的小野花, 在這個小山包傾情綻放, 她們不吝嗇把春天所有美好帶給這些孩子們, 也對他們摘得七零八落的孩子們以無限的寬容。

而我喜歡的就是朱槿了, 在我的眼裡朱槿的美遠勝那些小花小草。朱槿開花時一般為五葉花瓣, 花冠呈漏斗形, 花蕊從花冠中伸出並長于花冠, 花萼披星狀柔毛, 頂

端處有紅色披針形, 《南方草木狀》中寫其: 「有芯一條, 長于花葉, 上綴金屑, 日光所燦, 疑若焰生」。摘上一朵別在耳後, 走起來路來也不覺搖曳生姿起來, 所以唐代才子劉向曾說, 「微此花, 婦女無以資顏色」。

而喜歡她不僅因為她美, 更是因為她的美味。把朱槿花的尾巴去掉, 對著尾部猛的一吸, 一股甜味就在口腔蔓延開來。什麼時候知道朱槿是可以吃的已沒有任何印象, 在基本沒有什麼所謂的零食的歲月裡孩子總會對事物無師自通。

後來讀書才知, 早在唐代就有以朱槿入撰的記載, 朱槿有「涼血解毒, 清肺熱」的功效, 可以在粥內加入白糖和朱槿花瓣, 也可以用熱水一燙直接吃。也可以做成「糖梅」, 用朱槿花汁水為梅子上色, 再用糖汁醃製, 最後製成又紅又甜的「糖梅」在婚宴上待客。所以有句諺語說到: 糖梅甜, 新婦甜, 糖梅生子味更甜。」美麗而又美味的朱槿更是增添了美好的寓意, 讓人更是心生喜歡。

時光不駒, 與朱槿的甜蜜時光雖然已遠去, 但慶幸的是花依然年年如期綻放, 甜蜜依然在歲月裡流淌, 未曾遠行。

根

黃小梅

閩南語中, 有些讀音很是奇怪, 一些地名, 說出來後, 往往讓我們對釋義感到莫名其妙, 「五籃」與「梧林」, 就讓我尷尬了一回。

梧林村, 坐落於福建省晉江市新塘街道, 是一個傳統的古村落。它的肇基是蔡隱齋六子蔡旺生, 他以養鴨為生, 因鴨群連喂五籃稻穀仍不離開, 于是定居於此, 希望「風棲梧林」, 人才輩出。「五籃」即「梧林」, 閩南語讀音一致。

陽春三月, 桃花盛開, 垂柳依依。我們三五同學相約, 驅車前往一睹這個古村落的物華天寶。剛進入梧林村的朝東樓, 我們就很幸運地碰到了當地導遊, 她正帶著一隊遊客參觀和講解著, 我們便緊跟在她的身邊。

導遊說: 古村落裡原有99幢樓房, 為方便聚集遊覽, 政府平移了8座老房子, 又為了方便遊客的需要, 因地制宜建造了29幢古香古色的店舖, 這樣, 一個傳統的古村落就顯得集中又富有生機了。

梧林村的洋樓風格迥異, 它們是華僑們飄洋過海, 辛苦勞作後在家鄉建造的。有些樓房, 建完框架後, 並沒有進行裝修, 據導遊說, 當時正處於抗戰時期, 這些愛國華僑便把裝修房子的錢, 拿出來支援抗戰了, 而特定時局下衍生的僑批館, 也成了學校。

在旅菲華僑蔡德衛的宅邸, 我們見到了一棵神奇的巨榕, 它的根系裸露在地面上, 盤根錯節, 遒勁渾厚, 榕樹則蒼翠盎然。

我默默地看著它, 若有所思, 這像不像華僑們的家鄉情結呀? 根是植物的營養器官, 家是他們在外飄泊的根!

為了扶植它, 他們歷盡艱辛, 英勇無畏, 為祖國的崛起而奮勇當先, 有的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梧林村的村道, 潔淨、清幽, 它的第二期工程正在改造中。在這些古大厝古洋樓中, 如蔡旺生所願, 英才輩出, 風棲梧林。

我們在領略了這些瑰麗建築的同時, 對那些沒有完工的建築, 更是徒增了一份敬仰和警懼!

梧林古村落正以它特有的魅力, 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人們的關注, 它的故事將如巨榕的根系, 植入我們的心坎……



文藝副刊

海韻

雕在大地上的詩行

——世界文化遺產哈尼梯田生態故事

新華社昆明4月9日電 從山腳至海拔2000多米的山巔, 雲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陽哈尼梯田級數最多達3700級, 頂端梯田彷彿壘到雲裡。當地人說, 這是雲上梯田, 是雕在大地上的詩行。

哈尼人利用複雜的水渠系統, 將水從樹木繁盛的山頂引入梯田, 構建出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構」的循環農業生態系統。當地群眾傳承祖輩的文化和技藝, 探索發展和保護協同共生的路徑, 書寫動人的生態故事。

千年的傳承

「這輩子和梯田分不開了!」43歲的哈尼族漢子朱文珍, 是世界遺產哈尼梯田元陽管理委員會專職副主任。奶奶是農耕能手, 爺爺和父親是哈尼古歌歌者, 3歲時學唱古歌, 10多歲學會梯田耕作工序……朱文珍身上梯田印記明顯。他說, 梯田裡有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密碼, 梯田精神就是自強不息、天人合一。

紅河哈尼梯田分佈在雲南紅河南岸的元陽等縣, 歷史延續千餘年。從開溝挖渠、放水平田到水量分配, 體現出哈尼人用水節水的智慧。下雨時, 森林涵養水源, 然後釋放出來, 通過溝渠流過村莊、流進梯田、流到河谷, 河谷裡升騰起水汽變成雲, 降雨又回到山林……朱文珍說, 哈尼人就是這樣和大自然相處, 現在的耕作方式和1300多年前基本相同。

大學畢業後, 朱文珍留在縣城, 還參加了梯田申遺工作。聯合國專家組現場評估時, 朱文珍是哈尼語翻譯。

紅河哈尼梯田於2013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構」的生態系統模式得到世界認可。遺產區和緩衝區總面積461.04平方公里, 其中遺產區梯田7萬多畝, 森林12.7萬畝, 大小灌溉溝渠174條752公里。梯田集中連片的核心區域有82個村寨。

整體彎如鉤形, 下部是段木柄——這把鐮刀很土氣, 但在元陽縣新街鎮全福莊村村民盧世雄眼中可不簡單: 這是父親傳下來的, 用它割過許多季稻子, 甚至能感受到上面浸過父親的汗水。盧世雄等村民在世界文化遺產地種水稻, 延續傳統耕種方式。

「這是可以吃的文化, 也是活著的文化遺產。」2017年回到梯田的朱文珍說, 「四素同構」的循環農業生態系統及農耕生產技術和傳統文化活動均是保護內容。

制定遺產區82個村莊規劃, 編制「綠水

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實踐創新基地建設可持續發展方案; 把「四域十片區二十萬畝」梯田列為永久基本農田; 種植本地樹種, 遺產區植被覆蓋率達67%; 實施梯田水系修繕, 以村規民約傳承「守林人」「木刻分水法」等管理辦法, 確保水源常在; 出台保護管理條例等法規……元陽縣委書記李維說, 當地還無害化處理垃圾, 實施村寨污水處理項目, 改造不協調建築風貌。

「按保護優先、發展優化、治污有效的工作思路, 探索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路徑。」紅河州委書記姚國華說, 要讓梯田千年傳承不中斷。

山中的歌謠

塘火跳動, 煙氣嫋嫋。「現在是最好的時光, 兄弟幾個生活在這裡, 快樂到太陽都不想落山……」64歲的哈尼族老人馬建昌坐在火塘邊, 哼唱著古老的歌謠。

新街鎮大魚塘村村民馬建昌從小學唱哈尼古歌, 還向父親學吹巴烏、彈四弦琴。哈尼古歌是哈尼族在生產生活中創造的古老農耕歌謠, 是哈尼族社會無字的百科全書和哈尼梯田農耕文明的記憶載體和傳承手段。「古歌留住的是文化的根, 守住的是民族的魂。」馬建昌說。

把森林視為神林, 不能砍伐; 分水方式有古法……古歌和民族節日風俗、民居等共同構成梯田文化體系。李維說, 我們探索通過「阿者科計劃」等方式, 留住根和魂, 傳承文化。

阿者科村因原始的生態文化被譽為活態的哈尼民居博物館, 保存著茅草屋頂、土木結構的傘狀「蘑菇屋」。過去, 人均收入低, 年輕人外出打工, 村內臟亂差, 老房子搖搖欲墜, 傳統文化傳承面臨危機。

2018年1月, 中山大學保衛剛教授團隊應元陽縣政府邀請來調研, 編制「阿者科計劃」, 以「房、人、田」為基礎, 進行旅遊分紅標準劃分, 鼓勵村民保護傳統民居、耕種梯田、保留村寨。

新街鎮黨委副書記徐雨晨說, 2018年以村集體方式成立旅遊公司, 其中65戶村民以傳統民居、梯田、居住、戶籍等人股佔70%, 讓村民保護老屋, 耕種梯田, 吸引遊客。去年, 村裡人均純收入逾6300元。

現在, 阿者科村石板路乾淨整潔, 「蘑菇屋」古樸別致, 溪溝流水潺潺, 村外山上林木茂盛。村民高煙苗家「蘑菇屋」、3畝梯田已入股, 還開了農家樂, 妻子在公司當檢

票員。「遊客多了, 家裡有分紅有收入, 老傳統也保住了。」高煙苗說。

中山大學大四學生吳璨璿1月底駐村以來, 深切感受到村民的變化: 能說普通話, 還能說幾句英語, 能熟練使用電腦算賬。「關鍵是大家知道保護文化有收入, 自願投入其中。」吳璨璿說。

對遺產區傳統民居掛牌保護, 組建哈尼梯田文化傳習館和350支民族文化傳承文藝隊, 建立縣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96項、確定非遺傳承人121人。「申遺成功以來, 國家及地方各級政府累計投入15億元實施各類保護項目。」姚國華說。

雲上的時尚

「我給你們抓魚吧!」24歲的哈尼族姑娘丁繼楠在快手上直播大魚塘村梯田場景。這是她傳播哈尼族民俗與文化系列直播中的一場, 吸引眾多粉絲點贊。

前幾年, 丁繼楠辭掉工作, 回村組建團隊。她取了個網名「梯田上的蘭子」, 網友稱她「蘭子」。2019年3月, 團隊在直播平台上傳首個視頻: 蘭子身穿哈尼族服飾, 向網友展示哈尼族美食——馬刺花粑粑的製作過程。

採春茶、捉稻田魚……向網友展現哈尼人生活的視頻得到網民喜歡。1個月後, 視頻獲得大量點贊。現在, 在網絡上擁有很多粉絲的蘭子成為哈尼梯田的「代言人」, 也成為新時代元素融入梯田的代表。

如今, 古老的梯田有了越來越多的新時尚: 培育鄉村旅遊新型農民, 農戶入股鄉村旅遊項目做「小股東」; 利用「互聯網+」, 梯田紅米、鴨蛋、茶葉等農特產品實現線上銷售; 保護傳承豐收節等民俗風情, 打造特色民族文化旅游項目; 遺產區農家樂、農家客棧266家……

不施化肥, 山泉水灌溉, 營養價值高, 元陽縣糧食購銷有限公司總經理沈鴻文提起梯田紅米如數家珍。他說, 我們對種子提純, 畝增產50公斤左右, 大家爭著種, 賣得好, 通過電商等方式遠銷各地。

2016年, 49歲的岳紹輝選擇回鄉發展, 成立進行稻田養殖模式研發的公司, 對梯田生態進行模式優化與資源整合。依託互聯網, 公司推出元陽縣農產品追溯平台和「稻魚鴨」智慧農業服務平台, 實現無人苗種監控、養殖病害遠程會診等功能。稻田養殖魚養鴨, 實現「一水多用、一田多收、一戶多業」的綜合效益。因被「稻魚鴨」生態種養殖模式所吸引。

用古代天文學家命名的這台大望遠鏡如何守望星空?

新華社北京4月9日電 河北興隆, 燕山主峰, 矗立著一組白色的巨大建築。這是我國天文界建成的第一個大科學工程——郭守敬望遠鏡(LAMOST)。

LAMOST是「大天區面積多目標光纖光譜天文望遠鏡」的英文簡稱, 2009年通過國家竣工驗收。考慮到科普需要, 2010年, 這台望遠鏡以我國元朝時的天文學家郭守敬來命名。

「不僅可以使我们現代人和後人銘記中國古代天文研究史上曾經有過的輝煌, 更能激勵當代的天文科技工作者奮起直追, 勇攀世界天文研究的高峰。」當時的命名儀式上, 有關負責人這樣指出。

根據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最新公佈的消息, 截至2021年3月底, 郭守敬望遠鏡已發佈了1723萬條光譜數據, 超過世界上其他地基光譜巡天項目獲取光譜數總和的2倍。

這些海量的光譜數據, 將成為「數字銀河系」的重要基石, 對於研究銀河系的結構、形成和演化具有不可替代的科學意義, 同時在助力天文學家搜尋稀有天體、緻密天體以及研究恆星物理和探索遙遠宇宙等方面展現出強大優勢。

這台大望遠鏡為何建在離北京大約200公里的燕山深處?

郭守敬望遠鏡運行和發展中心常務副主任、國家天文台研究員趙永恆介紹, 20世紀90年代, 考慮到要搶佔科學先機, 我國天文學家瞄準了大規模光譜巡天的科學目標。

當時, 國家天文台與隆觀測站的基本條件都可以滿足郭守敬望遠鏡運行的要求。

郭守敬望遠鏡的研製成功, 使我國的大望遠鏡研製技術走到了國際前沿。在多項國際首創技術中, 最主要的當屬主動光學技術和4000根光纖的定位。

在同一塊大鏡面上, 同時應用可變形薄鏡面和拼接鏡面的主動光學技術, 並在一個光學系統中同時採用兩塊大的拼接鏡面——由六邊形子鏡拼接成的大鏡面既節省了經費, 又實現了星光的完美匯聚。

「鏡面面形精度好於人類頭髮絲的六分之一。」中國科學院院士崔向群說。

光纖定位系統則是另一項極為關鍵的技術。在一個餐桌大小的焦面板上安裝8000個電機帶動4000個光纖定位單元轉動, 想一想也是震撼人心的場景。

這4000根光纖在較短時間內精確對準各自的觀測目標, 相當於4000只眼睛看宇宙。該定位系統的成功, 使郭守敬望遠鏡一次觀測的天體光譜數目是當時世界上著名光譜巡天望遠鏡的6倍。